



最后一幕

(三幕话剧)

兰 光

最后一幕

兰 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9年·武汉

最后一幕

(三幕话剧)

兰 光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3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 3印张·6插页·69,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

统一书号：10107·145

定 价：(7)0.48元

內容提要

这是一个反映“演剧队”斗争历史的剧本。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我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演剧队”，在国民党统治区，运用戏剧艺术这一武器，战斗了十年。最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迫害他们，他们把新派来的特务队长作弄了一番以后，胜利地撤回解放区去了。



后台演員們有的在化裝，有的在休息，有的在緊張地排練。



地下工作者老汪被反动派追捕，逃到后台，
演員們即刻給他化裝，巧妙地掩护了他。



文化特务，新队长向世仁，要队副
应放排“藏乱戏”，应放借词回绝了。

男演員苏力要他的爱人白灵和他一起离开演劇队，到南京、上海去組織一个“理想的”話劇团。





被演劇隊員們懷疑為交際花的蔣暇
原來是黨的組織派來的地下黨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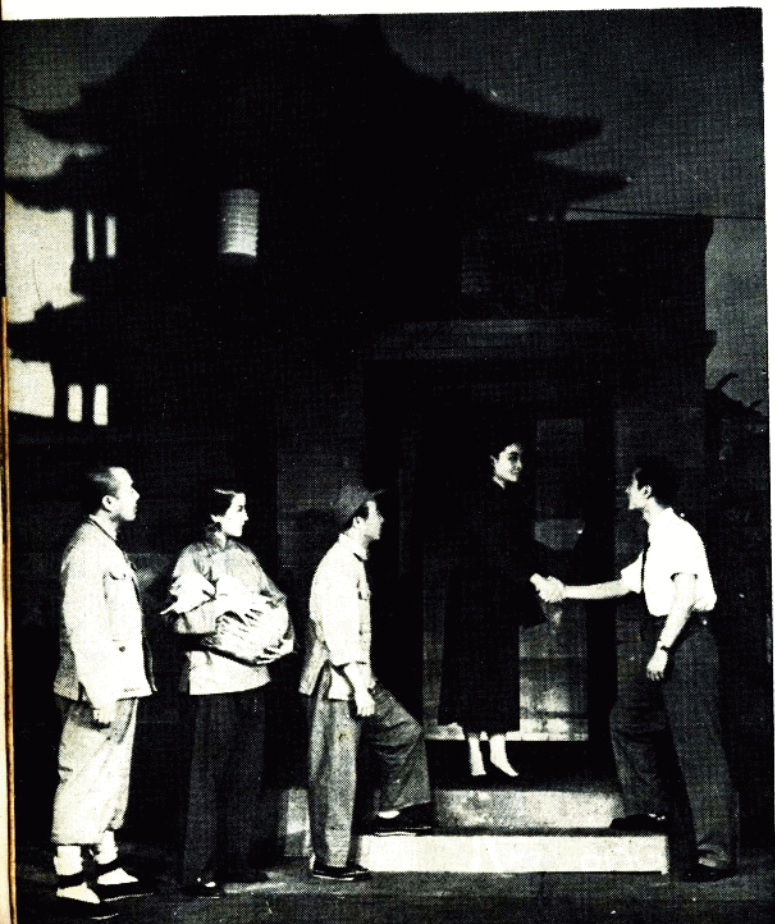


老徐帶來了黨的指示，我軍在解放戰爭中轉入了攻勢，全國已在解放前夕，要全隊人員暫時撤回“老家”去。



一边是盛大的晚会，张灯结彩，
敬酒打牌，“欢宴”新队长。

一边是演剧队员们在—批批地撤走。



石代民从身上掏出一張“通行証”給应放，这时，应放才知道石代民是地下党派来帮助他們撤退的地下工作人員。





演劇队全体人员(包括伙伙、勤务、保姆)一个不留地撤回解放区，新队长变成了“光杆司令”。

第一幕

時間：解放战争时期，九月里的一个晚上。

地点：后台的化装兼服装室。

人物：

应放——导演兼队副，后来代理队长，二十八岁。

白静娴——大姐，生活组长兼演员，三十一岁。

白灵——女演员，外号“百灵鸟”，二十二岁。

蒋暇——女演员，二十五岁。

老马——外号“理论家”，演员兼宣传组长，二十七岁。

苏力——男演员，二十五岁。

小侯——男演员，十七岁。

小牛子——小勤务，十六岁。

向世仁——新队长，三十岁。

石代民——随队长来接收者，三十五、六岁。

吴振华——亦称老吴，会计，三十四岁。

玛瑞——大学女生，后来为吉普女郎，二十五岁。

老汪——书店职员，地下工作者，三十岁。

胡主任——国民党军队政治部主任，五十岁。

胡太太——胡主任的姨太太，二十六岁。

老李——伙夫，三十八岁。

老 徐——地下工作者。

何独醒——大学男生，二十四岁。

黄敏英——大学女生，二十三岁。

演員数人，媒姆，勤务兵。

宪兵队长。

宪兵甲、乙。

景：一間較大的后台，左边兩門，一通舞台，一通后門。右边有門通外边，左前角有一个化装桌子，摆了些油彩之类，右后方是放服装的地方，挂着各种衣服。墙上分別用紅紙写着“化装股”、“服装股”。屋角还放着两块硬板的海报，上書“抗战戏《一家子》”小字“农村风味，战地特色”字样。

〔幕开，左前角一部分人在化装，差不多都化完了。老馬装已化好，坐在那儿低头沉思，面前放了一本書。右后方个别演員在那儿穿服装，右前方苏力和白灵正排着一段戏，白灵穿着乡下女人的服装，苏力穿着国民党的軍服，幕刚开时，“砰”的一枪由苏力射出，不一会白灵恐怖地跑过来扑到当儿子尸体的一件棉袄上叫着：“兴旺，兴旺，我的儿子！”苏力轉身要走，听见叫兴旺又停了下来，白灵象惹怒了母鷄一样追上来：“站住！”一把揪住苏力的衣領：“你这狗，干嗎打死我的儿子？”苏力：“他是伪軍，我是奉命剿灭伪軍的。”白灵拍的打了他一耳光：“放屁，你才是伪軍，他是自卫队，也是打日本的。”苏力用力将白灵揪住，怒視着她，忽然象发现了什么似的，一松手：“你，你？”白灵也一怔，渾身象抽筋似的发抖：“兴旺他爹！你打死了自己的……”然后昏倒了。

苏 力：（将白灵拉起来）就是这一段，我觉得你没有把一个母亲和妻子，站在抗日战争后出去打日本的丈夫同时现在又是杀死亲生儿子的敌人面前的复杂内心感情，用有力的行动表现出来。我认为假使把那一耳光等認出是你的丈夫以后再打，打

了之后全身颤抖而无力的昏倒，給观众的刺激要大得多。你認為呢？

〔白灵默默地想着，然后点点头。〕

苏力：我們这场戏再来一遍。

白灵：（望着正在化装的小侯）兴旺，来，我們把这場戏走一遍。

小侯：（作了个鬼臉）对不起，媽媽，装还没化好哩。

白灵：去你的，小猴子，誰跟你嬉皮笑臉！

小侯：喲，你真严肃，小妹长成大姐，都会恋爱了嚟。

白灵：（在小侯背心揍了一拳）死猴子，尖嘴猴儿。

小侯：（扑了一臉白粉站起来还击）你等着。

大姐：小侯，你安静点好不好？

〔化好了装的老馬拿着一本書心事重重的踱着步。〕

老馬：（不耐煩地）少男、少女們，你們天真活潑也得看看在什麼……

小侯：時間、地点、条件下，是吧，理論家？

老馬：噫，猴子！（无可奈何地用手推推自己的近視眼鏡）

白灵：真的，老馬，一会都开演了，你不培养培养情緒，还在那儿拿着你那本哲学。（学着老馬推眼鏡的样子）整天研究着事物是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

老馬：（自己也笑了）去去，大演員，創造你的角色去吧，光模仿我沒用。哪，有人等着你。

苏力：（在一边）白灵，白灵。

白灵：（走过去）小侯不来，我想他来我們一块走一遍。

苏力：他不来也沒关系嚟，我想問問你，你在这一場，全劇的最高点，打算怎样表演来体现人物的感情呢？

白灵：我沒有更多地注意姿态和面部表情，只感到这一刹那間